

韓非子解詁全書

貳三四

A 13
841
2



門 13
811
卷 8

韓子解詁卷之二

舊刊有有度第六二柄第七五十五年二月楊權第八八茲第九十六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有度

旧刊有第六字。○心度云夫國之所以彊者政也

原注奉法則國強廢法則國弱群臣百官一於法而無私則國治

國無常彊無常弱奉法者彊則國彊舊刊作強注強為當作

曰明法者彊慢法者弱世主弗為國亡宜矣彊謂不撓奉法

泛就君臣上而說飾邪篇云及奉法已亡不止就昭王身上

而說茂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說苑莊王與

卿失証東開地三千里拓開地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原注荆全

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

故也。○楚項襄王廿一年秦拔郢燒夷陵襄王亡走陳亡謂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一

鳳卿按承水名外儲左上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左傳作涿城山名見左傳注言以水為要

衰弊至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齊桓公并國三十仲尼篇亦云桓公詐邾莒并國幾亡

三原云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

今按省原韓地後入秦

陳明卿本秦字句迂評同

據魏策上秦召陵魏楚用兵之道其事不可謂尤也

說在拾遺

迂評有王字

陳本無公字

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謂幾亡韓非魏安釐王攻趙救

地河東原注河東燕之地燕德魏故以與之舊注作河東故

攻蓋陶原注陶魏之地舊注作陶定陶也魏當作衛節

韓拔管舊註管子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為私都也今按平

陽之事荆軍老而走舊注魏與楚相持於睢蔡召陵之事荆

軍破兵原注魏兵四布於天下舊注作兵威行於冠帶之國齊謂

以心魏檢史安僖王在位三十四年為秦疑事小史逸故有荆

莊齊桓舊刊有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

強今皆亡國者其群臣官吏皆勢所以亂而不勢所以治也

即外文

私行恣當
作私術下
文可証

蘇秦說六國
輒欺以輕重
也

鳳按此等人
非子所好今
却熟之何也

三畧云邪臣
內則賣巨幣

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原注營私于國法之外

曰謂私交於外則是以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

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兵彊

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于群臣之上原註謂守

位群臣之上舊刊作則主不可欺以詐偽舊注得守法度之

加以或以為倒置謬則主不可欺以詐偽舊注得守法度之

可欺以詐偽不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稱與秤同正斤兩以

聽遠事原注謂治事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舊注權

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

比周舊注能由譽進所以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

於法舊注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

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

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進其與舊注與謂則其下所以

為上者薄矣交眾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舊注

既多過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姦劫云故以私為

重人者眾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

下按蔽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舊注邪

則忠臣橫以非罪而患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孤憤

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僂於史謀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

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也故其可以功忠臣舊

有之所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舊注臣傷其類故良

子殺澤鳴犢孺孔子至河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

而還據說苑注臣字重訛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

矣舊注同氣相求此凶之本也若是則群臣廢法而行私句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三

詭謂寄食臣家也

今按毛傳養取也

重輕公法矣。言罪重者反輕之罪輕者以重法中之也原主私重私相為重舊注私重謂朋黨私相重也按

重輕當數至能人之門。能人當塗專權之臣君謂之有作輕重

至主之庭。壹舊注同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原注屬數

雖多非所以尊君也。舊注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憤云今有國者雖地廣人

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舊注

臣之家也。舊注威權下移故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舊注無憂國之人也臣韓

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勢相益不勢厚國大臣勢相尊而不勢尊君小臣奉祿養交。養猶養望之養謂小臣相交接之道職由持祿之心既得之慮失之三守篇群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飭邪篇利在私家而威

德覽六百此臣下有也字

在群臣故民無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盡力專主之心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

於法而信下為之也。信任也牧氏備云上尚通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舊注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失夫懸衡而知能者不可蔽。舊刊作弊言明主用人必比平設規而知圓能者不可蔽。校法制賞其有功眾邪不能掩

敗者不可飾。飭文飭回護也所謂規譽者不能進。房玄齡云無材雖譽之而不非者弗能退。雖衆之所非有功則登庸任職舊注以能進也非者弗能退。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以法飾

入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按註則君臣之間明辨而易治舊注明辯謂善惡不相掩按下文云法審則故主讎法則可也原注讎謂校定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方曰委質猶委身也

左傳策名委質朝廷不敢辭賤則軍旅不敢辭難。舊注朝廷辭賤則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四

評林作清
迂評作清

毛傳傳蓋也

說見思拿
尉繚子法
迫感也

有缺上之心按軍旅辭難則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

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舊注為君言也舊標云

上蓋事于有目不以私視舊注為君視也而上盡制之為臣人者舊注

臣譬之若手上以脩頭韓文考異唐人書循近下以脩足清

清之訛暖寒熱不得不救入批本無入字原注以手入身言

或以清凡此皆用手入故曰不救入也鑄鄒傳體不

敢不作弗搏舊注利刀迫體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

原注云以公任人無外望舊注賢故民不越鄉而交原注

交凌瀛初本注無百里之蹙原注君無外憂舊刊作感舊注

民無外交也故不越鄉而交故無百里外憂也鄉境訛貴賤

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舊注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按

以其所重蔡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治之至也令夫輕爵

祿易去也以擇其主臣不謂廉上文注臣韓非自謂舊注易

不可謂詐說逆法倍主強原作諫臣不謂忠舊注逆法強諫

之臣不可謂行惠施利收下民為名臣不謂仁舊注行惠收下

不可謂仁今按離俗隱居而以非主臣不謂義舊刊主作上

揚主之惡如此外使諸侯內耗其國耗盡伺其危險之隙猶

言際也謂如隣兵臨四境乞援解圍存心一使以恐其主

恐虛也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弁

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厚資以利其家之類是臣不

隱居華仕之
類
按班超傳注
波波傍也博
衰也又傾也

貝当作共

三畧云君當
臣處則上下
失序

謂智舊注何危以恐主毀國以利家姦此數物者物事險世

之說也語險世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簡棄也燕策簡棄大

從王之指指旨通用謂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

累世治平之民或謂倒語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待言積畜以

用也明主之道賞必出公利名必在乎為上故重命畏事謂具

意非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終齋王自聽

不得其聽魏王習讀官法類舊且上用目則下飾觀注言善外望也舊

真也舊注繁辭則上用耳則下飾聲聽不飾聲則耳上用慮則下繁辭

慮惑於說也先王以三者目耳慮之所察為不足故舍已能而因法

數淮南子注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此審注因法數審賞罰用

其真偽斯術也故法省而不侵民能獨制四海之內獨制獨

不得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險險躁人不得關其佞關通也

擅國卿皆關說註因茲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

郎中原注述侍之官今按郎中侍臣長官猶今藏人頭八經

字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群下直湊單微直當作指淮南子趨

所之也湊所合也指湊猶言行止也單盡也此謂上自朝廷

下至群下謹其行止雖微小事必肅整矣思不出其位也漢

書賈王莽知中外殫微亦此義原法誤為卑官與群下字似

重復舊注雖單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原注

昇官也雖單微亦不失職或曰湊奏通直奏謂昵迤也並欠

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論海岳名言曰所言運筆布格之法

皆自抒心得要為直湊單微也按不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

字面原于此清人亦失古義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六

儀禮注閔已
許嫁賦也

秦策即中注
即廊同音
官表法音
內諸官

月晉以至九

日有餘多暇上之任勢使然也舊注立治之功日尚有餘而

上之任用之勢不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

舊注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積作即使人主失端東西

易面而不自知舊注既以漸來故雖至失故先王立司南

以端朝夕端正也堀秀日人步道路龍轉右折始則東行終

狎而不自知故先王製司南以使人不迷紆曲之路原注

諭立法以正群臣舊注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李

豫亨曰指南車舊傳周公所作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迷其

歸路周公乃錫指南車秦漢其制無聞後漢張衡復創造詳

見琅邪代醉編按此制雖不知與周公所故明主使其群臣

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舊注不令遊意法外為

也○遊放也為惠謂田氏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滅私也陵

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舊注所以嚴刑者欲以遂令且威不

貸錯言威權不可假下錯措謂施行子罕請宋君曰制不

共門八經曰賞罰下共則威分故貴獨斷原注主威不外借

故不共臣同威制共則衆邪彰矣舊注威制共臣則奸邪法

不信則君行危矣舊注法不信則後不可行君刑不斷則邪

不勝矣言刑獄不決斷邪也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

為度舊注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以規矩為其上

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雖敏而中事款然不可用

當以先王之法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原注而高科削原注

為其比例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七

當作君位

陸原淳至家
語真誅芻刑
愈繁盜不
勝也漢武
帝紀細密
文峻賊不
勝也師古
曰賊不勝
不可勝也

為平。舊注：科等也。刑高等令。權衡縣而重益。輕。舊注：減重益。就下也。律志：準揆平取正之器。

斗石設而多益。少。原注：減多益。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舊注：舉措法。

而措之。治自平。方日升云：措施布也。通作錯。秦本紀：舉措必當。按易傳：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言道法萬全於治。

國乎無。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有難也。

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

治亂決謬。細羨齊非。不避謂必罰。不遺謂信賞。矯正也。孤憤。其健羨齊其為非。細音黜。按羨貪黜。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

威民。屬當作屬。詭使所以立廉耻者。屬下也。退。淫殆。淫。過度。原注：屬當作屬。詭使所以立廉耻者。屬下也。退。淫殆。淫。過度。

通見。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舊注：不敢以貴。勢慢易於賤也。

原注：易。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彊。舊注：作而守。去聲。

要故先王貴而傳之。舊注：傳貴下右之字。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張賓王曰：不立眼目。不畫分界。逐意命詞。

二柄。舊刊有第七字。原注：賞罰不出于己。而使入臣竊之。故有篡弒之禍。神。本標注：揚升庵曰：二柄語出慎子。而曲引直叙。無不。盡情。○唐太宗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咸懼。則知賞罰不可輕行也。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舊注：道之以德。制之以刑。也。舊注：道引也。言道所。以引喻其臣。而制。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斷之也。導注：作道。

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陳本無。世之姦臣。則不然。

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舊注：姦臣所惡。則巧詐媚惑其。主。得其威而罪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二。八。

三。界云殺生。在君國乃可。者。發。感。而。耐。續。子。善。將。

一

迂評虎喻君

衡覽下積
作失制於
之於保其

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舊注：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備財也。注：之恩而賞之。

令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已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

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舊注：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

其君矣舊注：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

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

推於字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

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舊注：反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

原注：而行之羣臣舊注：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行賜也按左傳昭公十年田桓子

召逐臣于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子商亦

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少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

孤寡者私與之粟外儲說齊大饑民趨田成氏者不聞不活

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舊注：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按史記以小

收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

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

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史記

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

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

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強者鳳卿曰據史記常既殺簡公立其

弟平公兼用刑德為日久矣何啻徒用德也哉諸書襲此誤

田常徒用德原舊注：謂不兼刑。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原舊注：謂不兼德。而

宋君劫故今之原之作世今從舊刊。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

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

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非當作并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

張榜曰刑當作形難云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今按則

丁脫審合形名四字

言不異事也

原舊注言各也事刑也言事以相考則合不辭可知也

為入

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

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

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

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

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按下文例也當作之十四字句害甚於有大功故罰

原舊注寢寢而覺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

原舊注寢寢而覺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

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

原舊注寢寢而覺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

陳子淵曰法天察恩大薄大非人情

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

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

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

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負也

原舊注守業以當此者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為助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

原注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

妄舉則事沮不勝

原注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

原舊注飾行則偽外故真情不顯也舊注真情羣臣之

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

原舊注莫不飾行故真故越

王好勇而民多輕死

爭見七術謂民皆爭奮死赴水火不卻走

楚靈王好細腰而

國中多餓人

墨子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飯為節脇息而後帶扶墻而後起比期年朝

有鰲黑之色

按太平御覽作三飯或疑士不當言細腰然或云美人或云士自古不一楚策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

約食馮而能立

式而能起管子夫楚王好細腰而美人省食瑯邪代醉編論二王同好引荀子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

人蓋在莊王初年

淄齊桓公妬外而好內齊世家注故堅刁

自宮也

勢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

賢故子之明不受國

謂明猶揚言也伴誘燕王也外諸說潘壽

於許由今王以國讓子之

子之必不受受舊說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已因以篡之鳳

卿按舊注以不受國

字系乎燕噲誤矣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原注避罪也舊

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

原注誣能即飾行欲見用也凌人主

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

原注言君露其情則羣臣知利其之存故得以為資

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

原注誣能即飾行欲見用也凌人主

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

原注言君露其情則羣臣知利其之存故得以為資

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

原注誣能即飾行欲見用也凌人主

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

原注言君露其情則羣臣知利其之存故得以為資

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

原注誣能即飾行欲見用也凌人主

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

原注言君露其情則羣臣知利其之存故得以為資

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

原注誣能即飾行欲見用也凌人主

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

原注言君露其情則羣臣知利其之存故得以為資

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

原注誣能即飾行欲見用也凌人主

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

原注言君露其情則羣臣知利其之存故得以為資

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原舊注君無見好惡則臣羣臣見

素則人君不蔽矣原舊本並作大

揚權舊刊有第八字鳳卿按古本作推博雅揚權都凡

原注揚明揚也闡揚人君用權之事二篇皆用韻乃

四言古體舊注揚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原舊注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

天壽定期雲漢詩近止七發大命乃傾是言夫香美脆

味七發注引作脆味厚酒肥肉其口而病形舊刊病作疾諸

也濃曼理皓齒前漢傳幸傳注曼澤也言其質柔說情而損精

增韻精真氣也迂評作損原舊注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

難曰桓公問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讀為是

鳳卿按服

迂評作

所以助理也用之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恐解老篇錯簡權不欲見

素無為也權政柄素猶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富貴之素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原舊注四方謂臣聖人執要四方來

效效致也獻也猶也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原舊注以用也君但

自用其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君藏蓄也言四海之民既為已有

道由也道陰見陽猶言居靜制動也上文以闇見疵之謂也

原舊注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賞道臣

有見君之陽誤茂卿以陰陽當刑德導民以刑使其循法而

行故曰道陰懸賞示之使民趨于法度故曰見陽亦誤○泰

害方央待以藏陽音叶待原蟹韻蕩亥切又紙韻叶直吏切

下文皆此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既立謂甲乙異事開門謂

立之義按原舊注云左右謂九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

臣斯立如此則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矣君但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十二

論語注以
為也下文
上固閉內
處從室視
庭是
三守篇心
藏之藏

中門而立
見外儲說

尸子使通 何晨亦通 增韻司主 守也 御覽九百 十八用你 因是 韻會別作 用 易觀卦注 生猶動出 也老子云 天地所以 能長久者 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 生是以聖 人後其身 而身先

關門而當之無所遮擁也舊注當受也按下文規矩既設三
隅乃列是言左右不同則我中立執其正不倚一方是謂與
二俱行履理不方也○原注刪如如此勿變勿易與二俱行
同聲相應當受也九字當之作受之俱行謂參伍而不偏聽原舊注
勿易謂因其事二即左右也俱行謂參伍而不偏聽原舊注
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但令輔弼二臣俱行職事讀二指刑德
並行之不已此皆俱臣賢當助之助不須有所除去無不隨
失而成是謂履理也原舊注君能履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
拘泥甚

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

上乃無事狸野貓說苑使驥捕鼠曾不如上有所長事乃不

方不方謂圓成也原舊注所長謂任材用物當屬辯惠好生下

而好能下之所欺原舊注居上各飾辯惠則下因其材以入其諛傍材

因其材原舊注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以入其諛傍材

言人君好有自造為而不能參用下氏所長則上下易用國

故不治原舊注上代下任下操上權用一之道以名為首

鳳鄉按老子云聖人抱璞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

彰以名為首謂以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

名自命令事自定原注既使各命事故事自定也按正當也

與辱極韻止與殆瑯邪代醉編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

名倚物徙淮南子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馳三條皆八字四

韻八字四句不見其采下故素正見頭也采文彩也謂智德

上不自用其能是以下自素正素僚通循其常分曰僚因而

任之使自事之原舊注因其事而任之彼因而予之彼將自

舉之舊注因其事以與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正讀曰止言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十三

詩終風鄭箋 正猶止也

齊生見老子
說文同合也
按書名有周
易參同契

左傳注釋
也

魏徵曰
虛心採納

同謂同聲也

清極其然作
其善

而亦通用

事使下守靜上以名舉之原舊注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不知

其名復修其形原注形事也循事以求名也則刑名審矣

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原舊注所生為通形名所從而出者形

所生謂本也參二者誠信下乃貢情原舊注二者謂形名也

信也貢謂陳見也鳳卿按謹修所事待命於天原舊注君人

命之按天謂自然也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人之道去智

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原舊注夫智巧在必背民人用之

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友復也

理形之理猶言人之道天無形人有督夫鞠之終則有始原

注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友形之理二者督考參驗鞠

畫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今按有又通終則又始言不極

也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原舊注常當虛靜以後人未嘗用已

之用其所生即是八經云上君盡人之智與其用一人不如

用一國曰說以靜字倒待已極句虛謂不務能評謂不為物

已謂用下長允上之患舊刊作允人必同其端原舊注端謂

也臣之陳事不擇可否每皆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原舊注其

當信之無遂與同然後擇其然者以之夫道者弘大而無形

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情事盛寧命斟酌用之

之周語後王斟酌也注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原舊注道德

物自寧方日外云盛受也或道者下周於事因替而命與時

生死原舊注言當因道以考汝報命而汝也死生猶廢興也

之以死得之以生此言與時生死猶言泰名異事通一同情

與時消息也或曰而語詞不必訓汝

新刊韓非子解詁

或曰注故能生於萬物志正文下同

今按和中和在燥濕之間

原舊注參考異車之名必令通一而又同情乃曰外云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原舊注故能生於萬物增茅坤曰德不同於陰陽原舊注故能衡不同於輕重原舊注故能繩不同於出入原舊注故能和不同於燥濕原舊注故能均於燥濕

音之和調自然有妙處不如管籥為燥濕變其聲也舊注和注和淳君不同於羣臣原舊注故能凡此六者道之出也原舊注故能

曰一是故明君貴獨原舊注故能道之容原舊注故能道無雙故原舊注故能

儀也形容也莊子心之容是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原舊注故能其名言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

二

趙本注一本有也字舊刊同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原舊注凡聽言之道或有

及求其理以入於此也原舊注凡聽言之道或有乎察之或曰入入於君也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因以責其功原舊注謂

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原舊注審察其名則事位自辯聽言之道溶若甚醉原舊注溶間湯之負凡聽言者欲聞以招明

敷奏脣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原舊注脣言語也吾不為始則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輳

上不與構原舊注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之通傳四方輻輳原舊注輻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賈誼傳作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十五

其心大老子重用乎字注

易法離明也

輻湊原本趙本並作構从手今從舊刊虛靜無為道之情也

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

動池不失矣說文伍相參伍也虛道之舍也孤憤今人主不

右近習之言注參比驗也伍偶會也楊倅朱子引此合虛作

合參楊外菴辨其誤泄猶詩泄泄之泄舒緩之良旧說作溶

為是下句可證原舊注參三也伍五也此本刪謂所陳之事

或三之以下句可證原舊注參三也伍五也此本刪謂所陳之事

植不有移革如此則動之散皆無所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

失泄也

甘泉賦注溶然間暇之良又思玄賦注溶宛轉良改當作攻

治也溶攻韻旧說而為句間助語今按晉書羊祜傳不可

而越之類義例不然而於義小德因斷為攻誤言無為而治

之也原舊注凡所舉動溶然間暇雖有所改無為而為也為

改革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原舊注謂臣所陳言君若喜

說誤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原舊注謂臣所陳言君若喜

惡之彼必生怨而遂止鳳卿按多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

事繁務也言上喜之下則飾進也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

舍舊刊無故字陳本有原舊注去喜上上與共之民乃寵之

上君不同於羣臣之義八經賞罰下共則威分寵者寵異

之也觀淵原舊注謂下之為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自專其

榮寵一曰寵尊也上不與義之義議使獨為之舉自上固閉

內庸從室視庭謂去喜去惡而泰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

者賞以刑者刑閉內庸靜虛之術從室視庭道陰見陽之義

泰咫尺已具皆之其處言人君守此術則羣臣舉動具狀如

在目前悉知其在職之情原舊注閉內庸則心以察臣也由

內以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以度量之此四字者

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

惡必及孰敢不信原舊注所為善惡既各自成善必及規矩

既設三隅乃列原舊注賞罰規矩既已設於一事二事則人

評天尺謂法度也國語云天咫即天也書云法也

說今從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原注神者隱而莫測也既不神則可測故可因也舊注神者隱而莫測其所以由者也既不神故則可測故可因也其事不當常謂奎下考其常主無若天若地是謂權畧有過舉則民因推知主意嚮原舊注主累解舊注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下因天地則凡事以類而解也非八經曰明主之行制也天其若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勢行教嚴逆而不違可証若地若天孰疎孰親舊注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地無私言人君能執法賞罰無私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舊注象天地之欲治其內置而勿親原舊注內謂君之機密也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原舊注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政不字官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競故一人則專而大臣之門唯不恣豈有移并并兼之事按移并如字非恒韻

恐多人原舊注臣門多人威允治之極下不能得原舊注神下不能得之此下據治道周合刑名周比也審民乃守職去無喻此者故曰治之極也此更求是謂大惑原注刑名不差則民守職此治之至猾民愈衆姦邪滿側原舊注亦既大惑故曰母富人而貸焉齊田民以大類母貴人而逼焉如李孫之於魯昭公原舊注君之富斗之類母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原舊注專信一人識理道者也勝如源類朝之於王室山名宗全細川都腓大於股難以趨走勝如源類朝之於王室山名宗全細川以為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原舊注失神謂君可測知如臣能如奸主上不知虎將為狗狗虎之使令為狗謂大臣樹黨與姚紹之皆為武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可証原舊注主既不知臣之為虎則臣匿威藏用外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事非新刊韓非子解詁

主不蚤止，狗益無已。

言人主不伐其聚，狗之從虎者，日多。喻奸小臣之黨重臣者也。原舊注：臣既以

虎為狗，君不知而止之。舊注：有則同事相求。皆為狗，益其朋黨，無有已時也。按注：事恐氣。

虎成其羣，以

殺其母。

舊注：殺作弑，原舊注：母則君也。既朋黨相為主而無益，即是虎成羣也。虎既成羣，母必見弑。

臣奚國之有。

原舊注：臣皆為虎。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

刑，大虎自寧。

原舊注：主既施刑，虎則安寧也。法刑狗信，虎化為人，復

及其真。

原舊注：謂君君臣臣也。屬卿按狗虎之黨與善惡必及，執敢不信，狗信法刑，不為虎使，則虎勢孤而失其

爪牙，所以反真為人也。

喻必罰無失，則下不疑法刑，並非欲為其

國必伐其聚。

舊注：聚為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不伐其聚。

彼將聚眾欲為其地，必適其賜。

為其地者，謂為之所也。左傳：蔡仲云：不如早為之，所大都

不過三國之一之類，適者節制也。原注：地亦國也。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讀為采邑，亦誤。地定分之謂，或云與漢書為

當作法語
音穩

李將軍之法。

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讎人斧。

舊注：亂人求益，而與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

原注：以斧假與不可，舊注有仇既得。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

假與不可，舊注有仇既得。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

原注：夫

上位可寶，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之心，欲靜則不

能欲取則不得，二者交戰。一日有百也。注：靜爭之誤。下匿

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

謂法以割其下。原注：下既有羨之

故上必當操度量，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

原注：度量可以割

以割斷其下也。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

原注：故為主有舊注

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

原舊注：黨與具可以臣之所不弑

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

原舊注：四指為

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方日升云：側手曰扶，禮室中

五扶注云：鋪四指曰扶，案指曰寸，通作膚。公羊傳：僖三十一年，層寸而有國之君，不大其都。

將據以叛國。

有道之臣不

同注脫五
字今據評
林堂補

貴其家

舊注大夫稱家貴其家臣將凌已

有道之君不貴其臣

舊注貴其臣臣將貴勢過

已按不貴謂為節制

貴之富之備將代之

原舊注臣既貴富備必將代君也舊刊作伐注作代今按

作伐為是即上

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

原舊注太子者君之

副貳今欲備其危殆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矣評林武下有國之重鎮四字按亡微云疲子緝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此言不早定儲位則國基不固終招內索出圍必身

自執其度量

索繩也言君出入乎索繩範圍之中必身自守黨與藩圍也說文圍圍也

厚者虧之薄者靡之

舊刊作厚者古通用厚者薄者猶云大者小者說難厚者為

量則可矣厚者疑謂云甚者為戮其次見疑八姦篇甚者舉兵以甚者也靡損也漸損減臣下威權也原舊注厚謂臣黨與眾勢位高也薄謂位高且薄于君者也按厚薄以勢威言

環繞也○原舊注臣人四面謀君常在圍今在內欲亦山圍

但身執度厚者虧之薄者靡之

原舊注若明之

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

原舊注若明之

亦取其既盛必衰天之靡之若熟

原舊注若熟

簡令謹誅必盡其罰毋弛而苟一棲兩

原舊注以射不當棲之雄喻刑法罰不當位之官也今

按正字通引此作爾弓言大臣常有謀君之心喻雄鷄偶

量以割下張弓擬之勿弛其守一棲兩雄其鬪頰頰

原舊注

注喻兩政耦國也此豺狼在宰其羊不繁

原舊注

誰從故事

夫妻持政子無適從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

枝扶疎原舊注木喻臣也披為落其技也數落木枝者喻數

兵呂氏春秋樹肥無使扶疎而孝散大玄經洞簫賦亦有扶疎字

疎魏文帝柳賦扶疎而孝散大玄經洞簫賦亦有扶疎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厚靡

國策秦惠
王曰諸侯
之不可一
猶連雞之
不能俱止
棲

范睢傳木
實發著披
其技灌夫
傳技大於
本旺大於
股不折必
披

卷之二

十九

木枝扶疎將塞公閭原曰注謂臣威權私門將實公庭將虛

如後三条帝峻卻藤原教通奏教通艱然拂衣而起大呼曰藤氏卿相悉罷春日神威今日盡矣於是諸藤咸起隨教通而出無留主將壅圍原曰注圍圍也按壅塞數披其水無使朝者可鑿

水枝外拒原曰注拒謂枝之旁生者也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水毋

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原

注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本大矣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則臣將二而危君矣按范

睢云木實繁者披其技披其技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公

子既衆宗室憂吟原曰注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此原注無

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本

乃不神神旺之義一云押之誤填其洶淵毋使水清填埋也洶淵者水之停積水

清鑿之者必衆喻強探其懷棄之威原曰注探其懷謂測主

上用之若電若雷原曰注威不上下分則若命神而

八姦舊刊有第九字

原注摩寫姦臣作用精言壯詞千年如見可謂古今奇絕妙品○文字顯淺神氣有餘千載如畫使夫人觀之

允人臣之所道成姦者道由有八術原注言姦

誘引君之百姓以成一曰在同牀如嬪與君同床起臥何謂同牀陳深

其姦邪其術有八也二曰貴夫人愛孺子貴妃之貴便僻好色原曰注

段必用何謂三曰嬖美好之色按說文便嬖愛也僻嬖通此人主之所惑也託

於燕處之虞託亦猶乘也燕處燕居也虞娛樂也得間乘醉

雷電

音秋本楊升菴曰指數奸臣作用十年如見

藝文志師古注孺子王妾之有孺也

陳本辭作

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舊注乘因也夫人孺子以燕娛之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原注金玉之寶內事貴夫人愛孺子等二曰在苟何謂在苟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原注優笑者侏儒謂俳優能啁笑者侏儒短人也按優調戲也優施優孟優旃以善優戲得主此人心世主以其至卑親近無隔意楚策注習所昵者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劉良曰唯唯敬聽之辭玉藻注唯速而恭諾緩而慢先意承旨韓詩外傳當前決意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原注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則皆對按後世宦者常侍結黨誑君皆是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

苟原注注姦臣既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又為行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杜預曰側室支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聲音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處恐虛字豫約事成則割地與之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舊注大臣之心辭言為作聲譽又更處置其主舊注大臣之心辭言為作聲譽又更處置邀此下恐脫其作注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必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姦臣可以施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

子評著作
懷必心

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
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
塞其主原曰法臣行其惠則主澤不下流而成其所欲此之
謂民萌六曰流行季世多此弊風人主何謂流行曰人主者
固塞其言談說文固四塞也壅蔽也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辨
說原曰注君門隔於九重賢俊希得與攝為人臣者求諸侯
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
之辭謂其言巧便聽者似若流通而可行示之以利勢懼之
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原曰注施設綴屬浮虛之辭
聯綴也屬辭見札記經解一曰壞當作環成相篇多私北周
還其主注繞也言姦臣夸張聯綴虛言以塗主耳目或曰如

陳本威字
田文之言
見下篇

字初見秦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彊何謂威彊曰君人者以羣
臣百姓民者國之本為威彊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
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
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死以恐其羣
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彊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子
舊刊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彊兵大國之所索索求小
國必聽彊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
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
制斂於內斂當薄者原注薄謂次數內大使以震其君內納
數納大國之使與已往來仍使君有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
畏憚之心不能制已驕恣因成其私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二十一

墳積也
周語注

允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
不可不察焉陳深曰已上歷陳姦態而此却明君之於內也
娛其色而不行其謁原曰注所以防初姦之同牀
不使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原曰注所以防二姦之在
也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原曰注不當
也當則罰之今按任任子之任言聽父兄之言而舉用其人若其人不善則罰舉人而不宥是使父兄任其言之當於後日
也原曰注謂知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言原曰注防四
其所從來虞度也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今其於德施也縱禁
按言君不敢假其柄則羣臣戒懼君意原曰注積粟於倉利
財官庫之財非有王命不得擅發故曰禁重人私發施人發墳倉原曰注積粟於倉利

於民者必出於君孔子家語載孔子戒子路語不使人臣私其德齊田氏
實其能察其過原曰注考實其能察詳其過不使羣臣相為語上文云養
賞稱功之大小制邑鬪之勇無赦罪原曰注邑鬪勇者謂不
使羣臣行私財原曰注防七姦之威彊其於諸侯之求索也
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原曰注防八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
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原曰注亡君雖有國非已有之
條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原曰注臣自外制內
此者君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原曰注聽大國則
必亡也謀求無厭每事皆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二十三

聽傾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故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
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諸侯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構結
則不外市諸侯原注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構結
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請以魏持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
其君矣言不聽大國則自持者重諸侯不敢得制之况諸侯
我不聽用其臣罔誣其君以欺我乎故云不受原注諸侯知
誣其君也按於諸侯之求索不法則拒之明主之為官職爵祿
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以下別提故曰陳深曰此處句似
不厭其重翻覺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
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賦日升云是以賢者不誣能
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
不肖論有功勞不字管用諸侯之重謂諸侯之所貴重者如
蘇秦佩六國相印之類

及恐友

原注諸侯以勢位之重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
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於上上一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
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選官
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美賄賂也
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墮墮怠也原而簡其業此亡
國之風也舊刊注墮毀也或本為墮燕

韓子解詁卷之二終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韓子解詁卷之三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安江信君實甫錄

十過

舊刊有第十字過失誤也言君人之於行政任人者不以防檢則有十過

陳深曰先有後十件事方冠十柱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懷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離國內而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

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讀為入九日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日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一傳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子莛共作恭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

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

退酒也穀陽曰穀上舊刊非酒也趙世楷本子反受而飲之

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後漢文苑傳

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

不穀高誘曰不穀不祿也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

如此是也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淮南子不穀無復戰

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說客奮以為大戮故豎穀陽

之進酒不以讐子反也淮南子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

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左傳成十六年淮南子人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

以垂棘之璧垂棘地名與屈產之乘錢塘懋汝功曰本其地

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三

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三

二

評注
豎穀陽
名楚語注穀陽子反之內豎也

淮南子
作忘御覽
作恤

二傳

問訓呂氏春秋權勳說苑敬慎篇竝載

良楚產也九傳屈產之乘杜預注屈地所出良

馬趙岐以屈產為地名誤

賂虞公求假

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重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車木也。傍夾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讀正是字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及淮南子作還滅虞，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剋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原出公羊傳，鳳卿曰：在穀梁傳，僖二十年。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讀依舊也。雖然，馬齒

亦益長矣。穀梁益作加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

不虞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九傳呂氏春秋淮南子新序善謀篇並載

三傳

奚謂行僻？昔楚靈王為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

君原舊注：輕侮之也。拘齊慶封，中射士原舊注：中射士官有上中下

史記張儀傳索隱曰：中謝謂侍御之官也。

制有中謝佐制者注中謝官名。璠按：中如中涓中郎之中說林上下並有中射之士。未見上射下射注。恐非。

策注：射人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為

有戎之會，鳳卿曰：有戎猶有虞有周之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

之蒐，思玄賦注：引呂氏春秋曰：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而戎奇鬼焉。九傳黎山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

狄叛之，原舊注：有戎有緡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

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群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
左傳申會在昭四年乾谿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難在十三年韓子謬矣

四傳

御覽載此章凡二所同異不止數十百字詳具拾遺宜就見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西征賦稅駕西周注引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牧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稅舍也夜分荀子注也而聞鼓新聲者王瓚詩養生論注引韓子聞下鼓瑟者寡婦賦注作鼓琴下兩使人二字樂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文選注有我字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文選注作端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

御覽作虎析

所謂二字

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山璠曰施夷臺名蓋虎祁左傳晉侯築虎祁之宮注地名義曰一本慶祁之堂酒酣靈公起公物曰公字衍史無起公二字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也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道由也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舊刊有也字同下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物曰言終其曲也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

御覽作主
君別茶无
吾字平上
有之字作
寡人老矣
所好者音
風俗通道
作從境作
倉有坐字

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
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
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
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從原注道南方來集於即廊門之堦原注
也增史無之堦二字魏世家說苑皆曰范座因上屋騎危禮
記喪大記注危棟上也堦危或通鳳卿按王充論衡作上危
張文成游仙窟注之花引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
舞長笛賦頽延之曲水詩序音中宮商之聲琴賦注引無聲
聞於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一本提為師曠
壽反坐舊刊無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
許慎曰絃急其聲清也南都賦注引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
此作師曠曰清徵之聲不如清角

御覽作
西大山
武西山

蚩尤虎狼
星名

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令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論衡而
六後漢儒林傳注引蛟龍論衡蛟畢方原注神名也增東京
一翼者常銜火在並轄原注蒲末切舊刊作蚩尤管子昔者
尤而明於天道又云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掌時黃帝六相
蚩尤大常奢龍祝融大封后土怨非其所誅者也羽獵賦蚩
尤竝轂注楚辭曰選衆以竝轂韓子居前風伯進掃應璩書
曰黃帝駕象車畢方竝轂蚩尤居前作掃途
兩師高誘注淮南子曰風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論
作蟲蛇增泰族訓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成形荀
子騰蛇無足而飛注兩雅曰騰蛇郭璞曰龍類說死家語
騰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王術訓騰蛇游霧而動說山
訓龜策傳騰蛇游霧而始於蚺蛆吳都賦躍龍騰蛇注楚辭
曰騰蛇兮後從文子曰騰蛇無足而飛伏地鳳凰覆上
考檢諸書騰騰互用難勢篇亦作騰論衡
作白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古謂其國君為主君又見
雲說苑奉使篇梁王贅其群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三

五

御覽足下
有以字

風俗通
作大風
至大
兩至
又作
病焉
坐上有
凡字

五傳

臣而議其過章德薄不足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淮南子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高諺注白雪師曠所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幙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焦氏筆乘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赤貧赤族是平公之身遂瘵病王充論衡感虛篇載此作瘵病淮南子也為之下風雨暴至平公瘵病晉地赤地注神物即神化之物言玄鶴之屬來至無頭鬼類操戈以舞也平公晉悼公之子彪也瘵病篤疾赤地旱也

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淮南子無二字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悞昔者知伯瑤舊刊知作智舊率趙韓魏而伐范中

行趙策注范氏士會之後荀林滅之反歸反一作休兵數年

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將舊刊無欲勿與段規策注韓人

魏亦有吳注姓譜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為入也利

而驚悞驚悞同舊刊作驚諺策作彼來請地策有而不與則

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原舊注狃習也得地又

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

可以免於患而待其策無事之變康子曰諾策作因令使者

致萬家之縣策作邑於知伯知伯說原本脫又令人請地

於魏宣子策及說苑作宣他書欲勿與趙葭策注魏人亦晉

淮南任登說苑任增魏策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三

六

迂評弗
上有是

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彊舊刊作強讀自恃其強所以怒彼也而外怒知伯

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宜子恐脫諾因令人

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舊

邑名策注漢志西河郡有皋狼縣又有藺縣蔡或藺字訛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策作

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孟字也國語韋而告之曰夫

知伯之爲人也陽規策作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

原注三使因舊注以相約知其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

孟談曰夫董閔于閔讀為安說苑董安于簡主之才臣也其

策作治晉陽而尹譚舊注尹譚安于屬大夫策尹作君注君

鐸治晉陽也循之唐人書修多其餘教猶存君策注謂其定居

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

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

五官之藏

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

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
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

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脩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
自遺三年之食後漢書注遺猶留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
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原注奇音羈餘也間人也願幹注

出令明日倉不容粟

使治城郭之繕君夕
府無積錢

所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
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以足以已通舊刊作已甲兵
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
垣皆以荻蒿楛楚

于丈孫鑛本手作於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幹之

勃菌當作菌書孔傳美竹也楛中天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

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

堂令舍吏舍讀縣令之舍皆以鍊銅為柱質質礎也柱君發而用之於

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

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

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窳

居而處舊刊窳作巢為是淮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

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

守矣欲以城下策注謂將降下何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

臣聞之也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策作知君失此

御覽作

御覽炊下有易子食折骨炊

御覽則作而

舊刊作報二君之友

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淮南子有而約之乃張
 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淮南子也今知伯率二
 君而代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策有二君曰我知
 其然也雖然智伯之為人也麤中讀中心麤暴增策注麤祖
 而少親我謀而遂覺則其禍也必至矣為之奈何張孟
 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淮南子耳人莫知之也二君因
 策作即淮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友諸本三作二策陰約與之
 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友于襄子襄子迎孟談
 而再拜之且恐且喜恐謀池也。前後二君以已約遣張孟
 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國語作智果注晉大
夫說苑作稀疵策注

色動極防閑之意

見智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脫其行矜而意
 高非他時之節也 君不如先之君曰 吾與二主
 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二必
 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 今且暮將拔之而嚮其
 利 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策作釋之無勿出
 於口明且二主又朝而出後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
 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
 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 此必有變君不如殺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三

九

評林在
子之心則
三君無志也
見識也

之君曰 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

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

子之謀臣曰段規 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

其二君約 破趙國 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

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

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

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

隄之吏而決其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

之 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氏之軍 舊刊作智

伯 而禽知伯知伯身死軍敗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故曰

貪懷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六傳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騁於秦 舊刊騁作聘風俗通姓氏篇曰由余

秦相也 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

明主得國失國何以 舊刊何下有常字 由余

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 常同也 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

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 寡德之人問道君子是辱明德也此

言不顧辱君子而敢問也 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

飲於土釶

注引此作刑孔子家語致思篇魯有儉者瓦鬲煮魚食之而美盛之土釶之器以進孔子王肅注曰土釶瓦甌說文曰甌似小甌大口而卑用之以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

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

木而射之御覽裁作材削鋸脩之迹原舊注磨其斧迹流漆墨其上

原舊注流布也灑字下注

輸之於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

十三說苑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酒器舊刊酒墨染

其外朱畫其內縵帛為茵作祭蔣席額緣

原舊注蔣草名

觴酌有采

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

三十三夏后氏沒

殷人受之作

為大輅舊刊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聖墀歷史

聖音惡說文曰白土也猶今后灰之類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

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以臣故曰儉其道也由

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漢書百官表寡人聞隣國有

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

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舊刊無

本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為由余請期言請留其歸

以疏其諫史記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

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

史記史廖作內史

女樂

因為由余請期戎王許

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

史記作還牛

馬半死

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

遂去之秦

舊刊疊秦字

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

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闕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

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七傳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

一統志海濱州及利津霑化海

豐三縣之地皆濱海

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

殺也顏涿聚

曰君遊

海而樂之奈人有圖國者何

舊刊人作臣

君雖樂之將安得

說苑君且

安得樂此海也

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

史記田常田乞子齊大夫成子其謚也

言歸者

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

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

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

駕而歸至三日

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

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

故曰

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是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

魯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

年十五年會鄆十六年盟幽僖四年服楚次

年會首止次年伐鄭八年盟洮明年會葵丘一匡天下

定襄王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三

十二

八傳

也位為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

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_{舊刊有}起此病二

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

知子莫如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

可夫鮑叔牙為人剛愎而上裨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

心捍則下不為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佐也舊刊無夫字讀

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

公如而好肉二柄如下有外字豎刁自獷原舊注虜勢也

通以為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舊刊無然則衛公

子閱方何如舊刊無管仲曰不可齊魏之間舊刊魏不過十

日之行閱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

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

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

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

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

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也堅中而廉外

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可以大任

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隣國此霸

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濕

朋而與豎刁讀與之以政也也刁蒞事二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

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正義曰呂

公守之室公兵訛言羣公子爭國而秘公夜不發管子作圍公

一室不得出身死三月不收蟲出於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為五伯長卒見殺於其臣而滅高名為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為人笑之始也

九傳奚謂內不量力折外恃諸侯四字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

謂韓君曰

與國不可恃也

豈如因張儀為和於秦哉

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原舊注秦

害交於楚也

君曰舊刊君作公善乃警原舊注警飾戒也公仲之行將西和

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而驅其練甲秦韓為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崎允明曰大事必告于廟其為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

晉人語尚簡省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奉元作秦今從舊刊或曰秦臻之訛

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兵者願大國之信原注申也舊刊注也字下意於秦也言楚拂國內而起兵以援韓韓必克秦是信意解也策作遂肆意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說舊刊作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疆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促楚芻葢相望旁午不絕也而舊作無至者宜陽果拔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篇首作削國

十傳

奚謂國小無禮

折不用諫臣四字

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

君祖湯而觀之

龍傳其裸浴薄而觀其駢脅呂氏春秋使祖而神池魚淮南同

釐負羈龍傳

與叔瞻

鄭文公臣叔詹伯呂氏春秋作被瞻此云諫曹君者蓋鄭亦有觀駢脅之事因誤混兩喻老曰叔瞻

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

彼若有時及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

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

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原舊注君有福未必及已其禍之至當連

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

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於諸侯稱萬乘是為始其左右從者

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及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

於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

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

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群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

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群臣，猶捐郤也。出入十年矣，其

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除也而社

稷不血食也。祭曰血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

而入之，晉何如？群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

千。師古曰：家業世相傳為疇。疇，騎職之騎士，其精可知也。原注：疇等也。言馬皆一體精練也。舊注：作言馬齊等皆精。

疇騎之問
晚今按字

也妙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於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

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讀懸謂縛之也。山璠曰：繼

也我且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

子不違也。違猶棄也。原舊注：知不其表子之間，寡人將以為

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間者七

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

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

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事見左傳僖九年，八年，晉

氏春秋
上德篇

金澤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四

舊刊有孤憤第十一說難第十二和氏第十三姦劫弑臣第十四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弔儀甫述

有賀義鎮 錄

孤憤 舊刊有第十一字

高誘曰說孤生之憤志司馬貞曰憤孤直不容於時也舊注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下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原注法術之士與當塗者不兩存當塗進則法術之士退法術之士進則當塗者退然法術之士疎而當塗日親則終於不勝也○法度繩墨之文有架柱有眼目有起結有收拾有照應部勒齊整句適章妥誰謂古文無紀律增孫鑛曰文氣甚奇峭其辭鋒却以肆筆得之議論則刻深痛快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折則字不能燭私燭燭也能

法之士必彊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矯正也人臣循令而

從事按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讀重人言當塗用事之臣威權重者山璠云謂上恐少所

字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

其君此所謂重人也舊刊謂作為古通用原舊注擅為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己況其餘

乎此謂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謂為人主所聽用詩云聽用我

謀且燭重人之陰情舊注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

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

臣原注即重人也必在繩之外矣使能法之士察重人之所行則於法度者多矣原舊注言必見削

除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原注亦重人也當塗即孟子當路之義不可兩存

之仇也原舊注既不可兩存所有舊注以相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

用矣原舊注外謂本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是以諸侯不因

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原舊注隣國諸侯或來求事不

事敵國為之訟究讀訟頌也鳳卿按管子君臣篇大臣亂曰稱述朱長春通演後世所云稱頌大臣功德莽操之於漢春秋田氏之於齊晏

子云式歌且舞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為之用郎中

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原舊注郎中舊注有為字君之左右舊注有字

故為之匿非也原舊注談者謂為重人延譽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

也原舊注談者謂為重人延譽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

忠主而進其仇原舊注重人所仇者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

其臣原舊注臣即舊注故人主愈弊弊蔽通而大臣愈重凡當

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原舊注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四

二

既久乃慣習故舊也近習故舊若夫郎主心同乎好惡舊刊郎作

即無乎字鳳卿按郎主當作郎中同乎好惡謂同重人好惡

下文與同好爭亦就重人而言心恐必之訛或云謂同人主

意讀即主謂郎中固其所自進也取進幸於君為當官

爵貴重朋黨又眾而一國為之訟原舊注訟即說也重人舉

好惡已自進舉之權注有官爵重之朋黨眾及則法術之士

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習故謂近又將以

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阿曲也是與人主相及也處勢卑

賤無黨孤特夫以疎舊刊作疏遠與近愛信爭原舊注近愛信謂

按近愛信當作所信愛注同上其數不勝也原舊注數理以

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及主意與同好爭原舊注重

君同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原舊注重

一國爭原舊注重人與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

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舊注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當塗

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謂親密原舊注法術之

人獨訟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舊注法

既不從而悟乎故同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

得不危原舊注法術之士之舊注無既資必不可勝之數

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原舊注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

讀所謂中以漢法也增郎都傳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

而窮之原舊注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是明法術而逆主上

舊刊及批
本無不
字

者。山云荀子知為人主上者。不僂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

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也。舊刊作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

以官爵貴之。原舊注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己用者則官爵貴其人也。鳳卿曰借音藉假也。左氏計功則借人

此言人本有功伐可借以官爵者即便與之以為己爪牙。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

之。原舊注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謂作命者威重之。讀言借外諸侯之權也。注非今按美名謂功伐彼已無美名

故不可借官爵如此者乃借分己威柄以收其心矣。上言是責主君爵下言分己威故云外。凡外云者皆對君而言。是

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舊注趨向

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原舊注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以知其真偽即行誅罰。山云合

宜作因。姦劫因。不待見功而爵祿。原舊注重人所進雖未參驗而寤言辭見功先與之爵祿也。故

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蒙冒通用。姦邪之臣安肯乘利

飯子道云乘乖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愈一作遇讀。遇卑見卑也。私門益

尊夫越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

得制也。舊注越國為異國即敵國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眾然而人主壅

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原舊注大臣專國嘗有謀君之心即已國還為越國故曰是國

也。為越。知不類越。舊刊知作智非。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

者也。原舊注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己國即與越國不異所以然者良以不察知己國類於越國故也。讀言

人主皆能知其國與越不相類而人主之字所以謂齊亾者

非地與城亾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舊刊無也字。齊所

以謂晉亾者亦非地與城亾也。姬氏弗制而六卿

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原舊注不

知収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于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原注刪此四字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

也與亾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蹟於齊晉舊刊蹟作跡鳳卿按襲蹟猶言

蹈襲謂同行也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原舊注襲重也艱字在增荀子能揜迹於文武注襲也家語人

主不勢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太宰德夫云因也山云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亾荀子道亾國之法與亾國

之人爲之則亦亾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

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

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

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

賢士程行於不肖讀程評論其行事也增說文品也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

之論悖矣論定反理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原

不維貞云
舊注智者
當作智士
正文可證

注修士謂修身之士但精潔自固其身增山云精宜作清圓謂外儲右下顯學作清他篇作精晉語小心精注不忍辱也

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原舊注智者謂智謀之士也今按辯辨通致力也或云三畧軍幕未辨之

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原舊注既修身故不以貨事人也恃其精潔而

更不能以枉法爲治原舊注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爲治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則修智之

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原舊注左右請財貨修智之士不肯聽從也按請託不止財貨人

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原舊注精謂修

士精潔也辯謂智士辭原舊注治亂謂智士材辯能治於亂也舊本注在習字下之功息息熄也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

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原舊注修智之士能發入主之聰明今既

既二字無今廢而不不以功伐決智行原舊注決智行當以功伐積功曰伐也舊刊伐

用則主明白塞矣

作侵不以參伍審罪過舊注審罪過當參伍之原而聽左右

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處官矣原注近習之人既皆

小人則同聲相應故所親愛者皆無能與愚污之人而必用之在廷舉之處官矣舊注作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

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污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舉之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

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大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原舊注公正也

當患也讀公患通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

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

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

能原舊注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按使酒之使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

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

臣原舊注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倍臣執國政原舊注相

授入官與之剖符也增秦策平原君傳相室諫公父文伯之母正義云謂傅姆之類鮑彪云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

圓云二說皆拘八經相室約其廷臣內儲下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以徵相室輕而典謁重皆指執政大臣

即相國也蓋三晉列為諸侯猶襲故號而稱相室耳漢志董仲舒曰李梅實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

而實易相室相室在大夫之上可見是相國而顏注云家臣未之考耳今按顏注為是此人臣之所以

譎主便私也原舊注譎誑也設詐謀以誑誤于儲注于主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

讀只是主失勢也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原舊注變謂行譎誑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故曰

十無二三也增十無二三言其少也并是其故何也人臣之

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也智士者遠

見而畏於死也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奸臣欺

其主必不從重人矣。舊刊重人作重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

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舊刊奸作姦重人所為必不軌故智士不與同之廉士差與之

欺上莫有從之遊者原注刪此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徒屬者必愚污舊注作之入也。大臣挾愚污之人

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也。收歛。侵漁朋黨。原舊注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

也。比周相與。原舊注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比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為忠信與親也。讀注泥只是阿黨增左

傳注比近。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原舊注雷同是。非故曰一口。使國家

危削主上勢辱。舊刊勢作勞。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

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亾者不

可得也。

說難舊刊有第十二字司馬貞曰游說之道為難故曰說難。

原注大史公曰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楊子雲曰非作說難而卒死于說難何及也曰說難蓋其

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司

馬光曰探人心伺顏色而求合則邪佞詭譎無所不至適足取死說難篇蓋非最得意之文最失意之遇補朱

子曰術至韓非說難精密至矣蘓張亦尚疎鳳卿謂論語未見顏色而言謂之藝家語孔子曰我從諷諫孟子

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子夏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為說己也。因是觀之說道人主古來以為不易

況捨己徇彼何所不至韓子譬之援嫂以手不免以言飾之之謗也蓋出不獲已也舊注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致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所

凡說之難荀子非相篇凡說之難以至卑遇至高以至洽接

子蓋衍其師說也。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知音智言凡是非利害智以判之將欲使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八四 七

人主警悟雖是不易尚非真難也原舊注不知又非吾辯之

而說雖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誤

能明吾意之難也屬辭比事辯給以達其意亦雖是不易尚非真難也原舊注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

吾所說之意如此者萬不一有所以則為難也誤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馬司

貞曰韓子橫失作橫佚讀言弘放其說無顧忌也失佚通用莊子自失而走荀子其馬將失事言要言引此作橫佚原注

吾之所說無橫無失陳詞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舊注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橫失能盡此意亦復難有並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原注所說之心謂人君之心也審明人君之意可以吾說合其情故言當之按是襲素

隱之說舊注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陰故所說能當

未穩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

賤必拚遠矣舊刊拚作奔事言要言引此作棄遠劉氏曰替聞高節厚利謂厚國家利國家太宰純曰見以為下節而遇之以卑賤原注所說謂所說之主也舊注主彼意在名高說

臣乃陳厚利彼以為為字有志節凡下而以所說出於厚利

卑賤相遇遇下有字既必棄遺而疎遠矣

者也梁惠王開口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

收矣原注所說之君舊刊意在厚利說臣乃陳名高之節舊注今以名則舊注彼以此以為無相時之心舊注以為而

潤遠事情舊注必不收用矣見善法作如此則必按索隱秦孝公志於疆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之類也

所說陰為厚利史記陰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

陽收其身而實疏之史記說上有若字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事顯

棄其身矣關其思之類原舊注所說之人內陰為厚利外陽為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

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私用此史記此下有之字不可不察也

其言外明弃其身以飾其名高也

史記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

作知匿之事如此史記此作者身危原注知其密事語次及之必見疑故危舊注所說之人其

是下皆同

說苑評桓
公與管仲
謀伐莒東
郭垂意其
形狀知之
謀未發而
聞于國中
桓公怪之
之類

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語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先知其事今以發動之既懷此疑其身必危

出舊刊有事而舊刊無乃以成史記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其字

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原注所說之人顯出其

以他故而說者深知其顯事又知所以借名必有危

已之心舊注知其事以下作既所出人知所為所說既知情

露必有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

為己也如此者身危此一段史記無之讀知者句言所規之

異事事已先泄智者特揣而得之遂以吾泄之也疑其漏言

而加誅矣舊注說者為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

自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於外君則疑已漏之便以為不密

而加誅也鳳卿按言說者為入主規畫他事不圖而語當人

主之密事又有外人有智計者推度而知其密事而泄之外

間則人主不知外人所為而却以說者已射占知之為說者

泄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史記作凶索

隱引此作見

為讀凶忘

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此段史記在

古字通用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渥於下

而輒吐誠極知其道方望溪曰極知盡知其事與心之隱也

原舊注君之於己周給之澤未有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

語之行說有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此正危

身之道也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原注正言如

此者身危史記禮義作善議挑作推身貴人或得計而欲自

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原注知其壞如此者身危史記作夫貴

言得一計於他人也增言貴疆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

能已如此者身危史記疆下有之字不能為作必不為止下

不能而疆不已而止必以不計而異舊注故與之論大人則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四

九

子所云

鄭雅通
志古本
作父之

人蓋之也。舊注問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弘曠。彼則以為薦大人以代之也。與之論細人則以為

賣重。史記作鬻權。索隱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以賣我之權也。原注賣重謂舉細人以形己之重也。

舊注論細人必談以器斗筭。彼則以為短人而賣重也。增器恐小器見論語未詳。論其所愛則以為

藉資。史記藉作借。原注謂藉資。藉君之自舊所愛以為己資。按余有丁曰。謂論說人主所愛之人。則疑以為借我

而資也。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也。史記無也字。原舊注嘗試也。彼也。怒之深淺。原此五字無。增注已也。也之誤。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訛。舊刊之。史記

辭。謂作屈無以為字。原注人主意在文華說者。徑捷省略。其詞必以為無知而見屈辱。舊注訛之下。有徑直二字。米

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史記米鹽作汎濫。無以為字。交作

斗斛。謂博明細雜之物。則惡其煩瑣也。旧注同則以下作謂

已多合而猥交之也。正義曰汎濫浮辭也。博文廣言句也。言

浮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矣。李光縉曰多而

久之。謂厭其多而倦其久也。索隱曰謂人主意在簡要而說

者。務於浮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誕文。而無當

今按司馬貞所見本。蓋作文之增交。交雜也。注萃碎通一作

聚。非按酷吏傳減宜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謂瑣碎也。山瑤曰天官書凌雜米鹽。正義凌雜交亂也。米鹽

細碎也。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史記略作順。原舊注畧言

也。儒而有畏懼不敢具言。正義曰說者陳言。慮事廣肆則曰草

順。人主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也。野而倨侮。原舊注所說之事。舊注所上。有廣有陳說不為忌

野。而倨侮。諱則謂草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正義草野猶鄙

陋也。廣陳言詞多有鄙陋。乃成倨傲侮慢。增廣肆廣放無警檢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

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耻。史記矜作敬。耻作

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耻。則隨而掩滅之。如此則順旨而不忤。索隱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

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有私急也。必

以公義示而彊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四

十

其美而少其不為也。

原舊注所說而成者或有私事將欲急為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

已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為之飾其皆舊謂私之義而以不能順公為少有以激彼存公也增此上疑脫如字讀強之強

如字此一段注與下文連合非矣強之云者強壯之也注作勉強解非又曰言其意頗自以為卑下而不能已是故不能

舍己以從他則說者因為主飾其美而勉為之反以其不為為少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

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

讀其過其惡皆就君所不能事

上暴其過惡而以不行其事為多也原舊注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材儲實不能及如此者則舉簡私之過見背公

之惡以不行私急為多所以成其高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

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

原舊注所

說或矜以廣智則佯舉他事以舉其能舉彼則以下與智也讀言為資說於我之地也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

注作譽其能非增注與舉倒置

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

原舊注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為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為此

又微作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相存者也讀內入聲注如字讀非微見者言隱隱乎言外使其思而自

得之也增楚策注微不顯也見去音義恐美字誤字惠曰則利倒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

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

讀上文彼有至此史記無原舊注為之顯言又微毀誹當為私患其人必以誠而

可試之增注危下宜有害字以下宜有為字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污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

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

原舊注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

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同污則大文飾之言此汚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為文飾言

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己為善補過而崇重之也讀此段史記作規異事與同計者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

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移在自多其力下正義曰劉伯莊曰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

史記蔡澤傳正義不待禮目于今按謂不待君之幣聘而已自舉用也

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正義彼自多其力則毋

以其難概之也史記無也字移在自勇其斷下索隱曰概猶多矜其力當就譽之無得以其所難滯礙之概礙也按字書

稱美曰多概節限也曲禮食饗不為概又周變傳識去就之概節也自勇其斷則毋

以其謫怒之史記謫作敵此段移在自知其計下原舊注彼

動怒之也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己意而攻問

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上以致譴怒也今按言人主銳意

斷事自謂無其比說者引敵抗之人而擬之自智其計則毋

以其敗窮之史記移在滅其所醜下自有彼字敗作失原

所因敗而窮屈之舊注彼自彼或注自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

大意無所拂忤

辭言無所擊摩舊刊作繫陳非然後極騁智辯焉

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移在明

飾其無失也下索隱引此作擊摩增按墨子云相踵相投相

擊相摩摩切也原舊注意無拂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

盡之舊刊無辭也於原舊注說者因道此術所得舊注作得親近

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于其上也舊刊注二人自託

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舊刊行

如此其汚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

仕之所耻也孟子注汗下也按振救也或曰荀子楊倞注振

作庖皆所以作皆所由此二人者作故此二字者然猶句作

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今以至振世十五字無此字作則耻

作設讀按今以吾言為宰虜言辱身猶可況於損誦言語乎

索隱引此仕作士增按仕士古字通用荀子致仕亦是致賢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四 十二

士之 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既 舊刊渥 原舊注離猶經也謂所

義 離作 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 原舊

割 直指是非以飾其身 原舊注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

交則作迺割作計今按引強誤對深 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原舊注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 昔者鄭武公

欲伐胡 正義曰胡歸姓也括地志 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

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 增

姓也與管同墨子昔者周公且非關叔即管叔也 胡可伐武

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

鄭為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史記叙天雨條之下語

陰有鄭武取胡之計注引韓子無胡字其女作其子因問於

作因而問其群臣吾欲用兵作曰吾所用兵何也無也字鄭

下無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

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 舊注此夕盜 其家甚智其子而疑

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 原舊注

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令胡 則非知之

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為己同憂也 難也處知則難也

原舊注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 故繞

也史記作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厚者上有然而字厚 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也

舊刊無也字原舊注晉人譎取士會于秦繞朝贈之以策曰

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為聖後秦竟以言戮

之是亦處知失宜也史記無故繞朝以下九五字左傳晉使

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

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注秦大夫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

駕君車者罪別治要別作別下同彌子瑕母病人聞舊刊作問中山

出文選注出下有於門二字引說文曰矯擅也史汲黯傳矯命注假託上命也君聞而賢之曰文

而字無孝哉為母之故故謂病也忘其別罪文選注作犯別罪異日與君遊

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史記說苑君曰愛我哉

忘其口味口所甘史記作忘其口而念我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

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史記下以餘桃故彌

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史記說苑作前見賢三字按增注疑

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治要變故有愛

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疎舊刊

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主意全在先喻入主

夫龍之為蟲也舊刊蟲作虫史記及三國名臣序贊引作蟲選注無夫字柔可狎而驕也

柔屬上句無也字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贊注有之處字若人有

嬰之者則必殺人原舊注嬰觸按贊注作若嬰之則殺人六字史記無若字人主亦有逆

鱗言怒也贊注引無亦字說史記有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

曰幾庶幾也謂庶幾於善諫說正義曰說者能不犯人主逆鱗則庶幾矣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與今

本文相反言不可庶幾也

和氏舊刊有集十三字

原注以和氏獻玉起見人主不能御臣忠誑不分則人臣之為和氏者少矣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四

十四

通雅曰壽
楚有荆山
因遷郭而
名也楚自
昭王之後
又歷十一
傳至考烈
王始徙都
壽春韓非
子所載下
和獻玉事
乃在厲武
大三五之
際昭王上
按武王已
越十世當
三王時鐘
離何曾屬
楚而強謂
下和至此
山邪新序
又謂抱玉
而泣在共
王時雜記
又謂在厲
王及其下
平王時平
王乃昭王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

傳曰卞和楚野民常居山耕種頗曉玉和得玉云增盧諶詩注引作

楚人卞和得璞玉於荆山之中七啓注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曹植書注官者傳論注同而璞玉作玉璞鄒陽傳索隱云事見國策

呂氏春秋新序 奉而獻之厲王 增楚無厲王考世家霄敖子熊咆立是為蚌冒卒余能通立是為武王卒子文王熊贊立卒子熊難立五年余熊

憚弒之代立是為成王據此疑蚌冒盜厲王也鄒陽書注引云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別和左足又答賓戲注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成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璧據此初武王次文王後成王也而曹植書注

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遂名曰和氏之璧則與今文合 厲王使玉人相之 孟子注玉名曰和氏之璧則與今文合

廖文英曰舊注浴正韻及諸韻書分玉玉為二音粟音顛說非無據然正韻點在中畫為玉工在下畫為寶玉其似是而非者未能詳為駁正禮六工土金木石艸獸皆名工琢玉者謂之玉工猶刻木者謂之木工因物殊名不必別制玉字為琢玉者之稱讀

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別其左足

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別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

淮南子注厲王作武王武王作文王文王作 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 江淹書注盡而無而字

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別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

璧 琴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王以為為欺慢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為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欲獻之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中晝夜不止泣盡續之以血王聞之遊邊和隨使獻玉使割之中果有玉乃封卞和為陽陵侯卞和辭不就而去還於山遂乃作追怨之歌也與此同事異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四

十五

公下臨懷
王九世共
王上至武
王六世差
矣陳靈尚
以懷遠荆
山為下和
獲璧處更
誤
蒙求引此
詐作詐產
十二字今
圖字後

禁私曲者群臣士民之所禍也其被養也宜夫上下尊法術之士也舊說皆非

聞又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引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

和氏事少異和玉純白夜光也凡例主作王舊注所獻之寶然

獻璞而未美未為主之害也設令未美亦無害於玉也

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定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

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原舊注人主

必如和璧之急乃更禁其臣人爲下和之忠苟無下和之忠誰肯犯禁而論其法術亂也讀言禁私未必如索玉之急也邪音耶注非增言求法術之心未急於求玉則何以禁下之姦私乎注亂字當削山璠曰和璧和恐如然則有

道者之不侈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原舊注帝王之璞即法術也有道之士權注所

以不見侈者則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

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讀萌岷同言游民也而游士危於戰陳增游士

士墨子仕者持則此則字合兼法術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禍

論收錄也

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越踰獨周乎道言也

讀周親也道言有道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亾道必不論矣昔

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讀戰

士封者皆以君若此則上偏主而下虐民此貪恐國弱兵之

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增疑當作二世楚

復修之耳喻老楚邦之國舊有此制吳起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原

法祿臣再世而收地枝注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舊注有養樹者必披落其

枝爲政者亦損其閑冗史記蔡澤曰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

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官塞私門之請一

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功已成矣而卒枝解以

奉選練之士奉養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商

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原舊注使什家伍家相

通司作

遂成也
勢勳也

通官宦

者國傳注則并坐其什舊法伍故曰告坐讀以過為罪故云商

君傳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

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燔詩書而明法令商鞅作備讀

同罪注五家為保十家相連燔詩書而明法令商鞅作備讀

始於李斯也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請令天下敢藏詩書百

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蓋李斯襲鞅故術以毒天下後世

耳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原舊注於公有勞者不滯其

也禁遊官之民原舊注不守本業遊散而顯耕戰之士孝公

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疆八年而薨史表秦孝十年鞅為大

五年孝公薨與此不合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

鞅事見下篇及秦族訓秦行商君法而富疆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

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

貪重原舊注大臣虧公法而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原舊

之故得引秦以為喻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

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以亂無霸

王也

姦劫弑臣舊刊有第

原注此下為姦劫篇世本其篇首四百五

十六字今補其文補其目而合於和氏之後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治要親是以

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

率也讀猶大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

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

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治要有而相與逆者未嘗聞

治要無二也字
治要必欺作必蔽盡其之其無

也此人臣之所以治要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

以毀譽進退群臣者治要有也字人主非有舊刊作所有一單作非字而治要同此

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之

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

重於下矣此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群下不得盡其

知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治要作命以致其功治要作力矣

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為臣

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為

姦利以弊蔽通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

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

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

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

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讀情實也若以道

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

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舊刊有我字增我恐利誤下二者不可以得下恐脫安利

字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為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

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

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必不幾矣若

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

者不可以得折安利二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

適從也

評安非

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人者眾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

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處

非道之位謂仕於亂被眾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溺沈溺也

言所沈沒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嚴威也嚴天

武讀得位不與群臣同道故曰非道之位溺於當世之言亦

言被譖也當嚴天子言犯人主之心也增山璠曰嚴如孟子

嚴諸侯呂氏春秋萬乘之嚴主之嚴趙岐曰尊也又大學鄭

注謂可畏敬也楊倞注荀子云幾讀為豈處以下至非明主

弗能聽也三百八十四字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

者也同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

子曰甲讀言楚莊王之弟別是一人非黃歇也正妻嫡妻也

增中山策立陰簡以為正妻曰甲恐非名也田叔傳

某子甲萬石君傳曰甲曰乙顏注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

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

以事君也讀視示也適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固不肖

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

君前舊刊有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十字安江信曰言均

妾已死後左右被幸者恐復如妾恤後願君必察之無為人

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為弃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

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所謂相服林子博云裏當作裏字又

改裏引相衣至裂其裡面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

久矣甲非弗知也今欲彊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物

卿曰而做則字看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四 十九

妾余之詐弃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舊刊有可而字以毀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劉攽曰與猶待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群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言法術之士衆人所害也何怪夫聖賢賢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也忌非明主弗能聽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法度術數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山璠

曰苟恐拘字誤增說苑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循名實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

之職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增或作詐僞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汚之心狂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當有也字峻當作浚深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居下舊刊無居字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

之所以彊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

不愛我之道。

增諸本。我上有為字。此闕文。為並于偽反。外儲右下。秦昭王曰：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我

愛之為我用者也。以我勢之為我用者，亦不恃人之以愛為我者也。顯學篇及呂子不侵亦有此論。

也。恃人之以愛為

舊無

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夫君

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

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于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

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

姦，表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

曠，乃為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

不弊之術也。

治要無目必耳必四字

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為

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

一本自篇首至是無

明主者使天下不

得不為己，視天下不得不為己，聽

言皆為己耳目也。治要下天下上亦有使字。

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

治要照作燭

而天下弗能蔽，弗

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

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

服就是也。

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

易亦變也。

公道賞告姦，困

舊刊作困

未作而利本事。

平準書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

以困辱之未作商買本事農耕

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

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

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眾，民疾怨而眾過

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增私恐告衆下疑脫刑字衆一作不容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

治而兵疆地一作舊刊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

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舊刊下必為己視聽之道也至治

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

亂之情講談原注講多言貌談妄談也增凌注講音聶談音頰細語也蒲坂圓曰灌夫傳乃效女兒咕聶耳

語韋昭云附耳小語聲也聶汝輒反荀子注古字口與言多通則聶乃聶也咬亦與咕聲相近則字雖倒而語一也宜為

安語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穿井之

陷始皇紀楊慎評引無此句禮子目人皆謂予又安非有術

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

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

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原注愚學之人指儒者稱先王比有術之

士也猶螳垤螳封垤丘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

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

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疆不凌弱增潘岳關中詩註

作陵云蒼頡篇曰陵侵也衆不暴寡者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

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亾繫虜之患此亦公舊刊之至厚者

也愚人不知顧以為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山璠

作者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

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

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讀爲法於國也。增法恐治。必逆於世而順

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

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謂衆愚以義爲非也。字惠曰：世非下，疑當有而俗勝三字。

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衰之臣，而皆曰

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

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茂卿曰：古者字猶後世則字也。何以明之？夫施與

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舊刊無與字，增仁義下少也字。哀憐百姓，不忍誅

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古今同弊。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

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

當敵斬首。不外倒置。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爲私

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

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

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姦，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

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

以治國也。無極策之威，銜檄之備。西征賦：懼銜檄之或變。注銜，勒也。檄，駢馬口中長銜也。巨。

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

能以成方圓。淮南子注：王爾，古之巧匠。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

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舊刊有欲字是。霸王

之功亦不可幾也。幾，期。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

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

當作以
當作以
誅

託舊刊作

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愉而有罪者不幸矣幸傲託於

犀車良馬之上增韻曰古以兕為甲故謂堅為犀漢鼂錯則

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永絕江河

之難趙世楷本永作水是漢高祖紀注師古曰直渡曰絕墨

而絕江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

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

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成濟也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

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彊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

於治彊之數察亦明也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言象傑明察術數

者沈於所聞也適當世明主之意適從也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

相之功功事也舊刊作處增處位也外處位治國則有尊主

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直舊刊

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王增主猶長十過為五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彊故有忠臣舊刊

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天下而名垂後世

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

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

言其無術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黜舊刊劓增黜

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舊刊殘形

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讀而實

託舊刊作
主使人主

作二句非增言無秋毫之末益于智伯也此吾之所下也卑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

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

陽之陵若此臣者舊刊無者字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

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

主之所多而求也廖文英曰少短也嘗入曰少之猶稱入曰多之又曰稱美曰多史張耳傳泄公曰上

多足下故赦足下後漢諺曰厲憐王自此至篇末見楚策韓詩外傳策載荀子為書

謝春申君曰厲人憐王注厲雖惡疾猶愈於劫弑故反憐王此不恭之言也策言雖然古無虛諺策無此四字不可不察也

策察上謂劫殺死亾之主言也策謂作為干僞人主舊刊脫

有審字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材美舊刊作大臣

長年字

猶將得勢擅事主斷國策注專斷其國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

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

正適舊刊誤作的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策作曰楚王子圍將聘

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

遂自立也策遂作因注昭元年與國策詳畧不同齊崔杼其妻美策其而莊公

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請自刃於廟杜

曰求還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策有踰於北牆策北賈舉射

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處之斫斬也而立

其弟景公策注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近之策作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四

二十五

父百日而歿

楚策孫子為書謝春申君曰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砂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

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秦策范雎說秦王曰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楚策注縮蹙也蓋束之事在趙惠文四年

淖齒之用齊也

秦策注淖齒楚相楚使救齊因

相之范雎傳索隱淖姓也呂氏春秋正名篇作卓齒貨殖傳卓氏徐注卓一作淖乃知卓淖本一姓今按用趙謂擅制趙國擢潛王之筋

擢潛王之筋

策注擢引也今按擢拔取也或曰擢當作摺拉同擢也齊襄公使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拉

殺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

事見上策昔作夕秦策注集韻夕夜也通作昔事在閔四十年正曰三十

故

策作厲雖癰腫疔瘍二病名癰惡瘡癰省文舊刊作癰

腫蓋言厲疾皮肉腫起如癰潰也莊子亦用形容壞木耳疔瘡也周禮凡疔瘍者造于醫師是楚策作胞疾字云頭瘡也國策補正胞胎衣無所取義疑

上比於春秋

策作上

絞頸射股也

子圍下比於近世舊刊作下比未至於飢死擢

筋也

李兌淖齒故劫殺死亾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也必

甚於厲矣

舊刊脫於字國策有於字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言癩者至

至貴也以至卑憐至貴者不恭其大焉然事或審其實有甚焉者為大臣所劫殺死亾其謂之何世主知耻受癩者垂憐而不知為重臣權家所穿鼻終至劫弑之害則厲憐不可謂不恭也澆世之人主韓非不可不讀也嗟

右說難以下三篇系安江信手錄

韓子解詁卷之四終

平維貞

山内鈍

全按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357